

用最美麗的肢體語言敘說臺灣的生命故事

財團法人小米穗原住民文化基金會 董事長/黃智慧

臺灣，自古以來即是多族群共生共容的自由島嶼。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時代中交錯擦身而過，各有其營生之道，也各自衍生歷史流向。臺灣，從來就不是被單一語言宰制的島嶼；也因此，臺灣史的敘述書寫，極為困難！

僅以單一語言文字來敘述眾多族群所交織的生命故事，往往容易陷入特定族群的觀點，犧牲其他族群的精微內涵；或者是因篇幅不足，無法容納多重敘述觀點。使得臺灣的歷史故事若要呈顯起來，觀點單薄且內容貧瘠——這應該是所有臺灣的人文工作者都曾深刻體會到的困境。

然而，洪淑玲老師以及她所帶領的青年高中舞蹈團隊，卻突破了這樣的困境與障礙。她們開創了一種的新的方式，一條前人所未曾走過的道路，用最美麗的肢體語言去敘說臺灣族群文化史的故事。

從2007年〈印象·水沙連〉起，到2011年〈千鷺之歌〉，這幾年來，我連續觀看洪淑玲老師帶著百餘名青年學子所展演的大型族群文化舞劇表演。我看到她們不斷地創新，不斷地嘗試，挑戰一齣又一齣——從臺灣歷史書寫的角度來看——難度至高的多族群交織而成的生命故事，這是常人所無法想像的毅力與勇氣。每一次觀看演出，我感受到臺下觀眾隨臺上劇情起伏，時而驚嘆，時而熱淚盈眶。他們感嘆：「這，就是我們的歷史，我們的模樣，我們的土地，我們的故事！」。顯示出大型文化舞劇帶給觀眾的感動與召喚，遠遠勝過文字書寫所能傳達的力量。

確實，臺灣多族群文化有這樣的優勢本錢。不靠一句臺詞，也不需要一句言語，憑著各族群迥異的外貌服飾，地理空間上生物多樣；讓英俊的白鹿王、可愛的水雉生動入戲，讓山櫻花、蘭草、白桐花、白鷺鷥、農田水路阡陌都幻化為舞臺背景，洪老師把各族群的文化「符碼」，巧妙且精確地轉換為「舞碼」，喚起對土地文化的認知，婉婉敘述出其中複雜的族群交錯、人性糾葛的悲喜劇。

不同於義大利式的歌劇、百老匯的音樂劇，臺灣島上多族群與多元文化的特性，在政治經濟的溝通上，或許增加了困難度，但是在舞蹈藝術展現上，卻是絕佳的優勢條件！

只是，要掌握這種特性，何其不易！她們必須下過苦工，遠赴田野，深入訪查，親身體會，還要教育初入門的青少年舞者，結合文學、詩歌、音樂與學界史料解讀等等，她們所設定的目標，不只是舞蹈，不只是現代舞、民族舞或是芭蕾舞中的任何一項成就；其實，她們所要敘說的是一部全世界獨一無二、各族群用生命血淚交織而成的臺灣史。

洪淑玲老師所創出的「臺灣族群文化舞劇」系列，不僅在「舞」上首度全面性詮釋臺灣各族群人物獨有的肢體美學，以及土地生物多樣性的豐富層次；而且在「劇」的編排上，敘事手法務實深刻，溫柔且堅定。例如：霧社事件衝突與烏山頭水庫建造，二者都是日治時代發生的族群互動故事，既有慘烈無情的一面，也有奉公赴義的一面。洪淑玲老師用微妙平衡的角度來疼惜土地上所有的人群，包容必然的衝突與糾葛，並道出其中人性的複雜面向，使得故事本身所具有渾厚的生命力，得以在舞劇中釋放，演出細緻而完整。

從洪老師的作品還可看出她心懷對臺灣弱小族群的關注。從全臺灣最小的族群—日月潭邵族的故事開始，不論是賽德克族、泰雅族、布農族、西拉雅族、巴宰族、其他平埔、客家、閩南農民以及日本內地人，這幾年來，洪老師在舞劇中所用心展現的對象，都是很少在臺灣舞蹈界、文化界受到注目的對象。這些創舉的背後，顯示了紮實的田野工夫，不撓的毅力與堅持，舞劇展演終能達到為小族群文化發聲、為大族群文化加持，深化觀眾對臺灣文化的自信與認同之目的。

回顧過去幾年的作品，舞碼從簡單到複雜，最後挑戰達到百人以上的大型舞劇，其間的累積成長與自我挑戰的努力，過程歷歷可見，沒有矯情，也無一絲僥倖。到達大型舞劇的型態後，文學內涵、原創音樂與舞臺道具等要素都或不可缺。以非職業舞團的高中生舞者有限經費與規模，需克服重重限制，而洪淑玲老師與學生們卻仍無怨無悔，持續不斷地求取創新與進步，顯現其毅力、勇氣十足，潛力不可限量。這是一群相信台灣文化力量的逐夢者，她們所匯集的光與熱，照見了未來臺灣文化美學的一條明路！



